

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

怀念叶至善先生

吴道弘 商金林◎主编

开明出版社

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

怀念叶至善先生

吴道弘 商金林◎主编

开明出版社

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怀念叶至善先生

吴道弘 商金林 主编

*

开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9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625 字数：300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33-738-2 定价：20.00元

目录

Contents

序

静静的追思

——叶至善先生纪念集序

许嘉璐/1

1

怀念文辑

回忆至善兄

史晓风/7

勤精诚朴 臻于至善

——怀念叶至善先生

于友先/14

我们的骄傲

——怀念叶至善

遇衍滨/17

叶至善：金子般的老编辑

海 飞/22

永远铭记

开 群/26

俯仰两无愧

——悼念科普作协名誉理事长叶至善同志

庄似旭/29

至善兄 您走好

毛启邠/34

深深怀念叶至善先生

陈益群/38

平生风义兼师友

——怀念至善兄

朱 正/43

往事历历 天人永隔

——追忆至善大哥二三事

王湜华/46

- 送叶至善先生远行 范守纲/49
- 和至善先生编《叶圣陶集》 缪咏禾/52
- 《父亲长长的一生》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 缪咏禾/66
- 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
- 敬悼编辑出版大家叶至善先生 邵盈午/70
- 心声劳作留佳韵
- 纪念叶至善先生 田稼/77
- 默默作出的贡献 吕正之/81
- 叶至善同志周年祭
- 怀念与至善同志相处的岁月 金云江/88
- 至善同志的梦和书 楚庄/90
- 甘愿让子女踩着肩膀攀登生活的高处
- 叶至善的《父亲的希望》 商金林/94
- 至善大兄走了……
- 记至善兄和他的家人 陆哨林/99
- 为父亲的一生
- 记叶至善先生 孔海珠/105
- “我是编辑”
- 叶至善编辑艺术散记 徐鲁/108
- “倚词配曲”出新声 楚庄/117
- 忙里休闲，自得其乐
- 至善兄也爱唱歌 范用/120
- 一生一篇教科书 张建伟/124
- 回忆师伯叶至善 薛明/128
- 认真的至善大哥 吴泰昌/133
- 老人河，你为什么沉默
- 念老叶 陶世龙/136
- 叶至善：一个一生咬文嚼字的人 楚山孤/145

编辑的好榜样

- 怀念叶至善同志 王久安/149
- 少儿读物编辑家叶至善 刘 谦/153
- 追忆恩师叶至善 郑延慧/156
- 送别至善老师 孙幼军/159
- 那个多雪的冬天 肖复兴/165
- 书比人长寿
- 怀念叶至善先生 郑一奇/172

编辑工作者的楷模

- 祝贺《我是编辑》出版 宋木文/176
- 编辑一生 播善天下 刘 杲/178

——写在叶至善先生《我是编辑》出版之时

- 海 飞/181
- “有所为”的编辑 程绍沛/184
- 现代编辑的楷模叶至善先生 吴道弘/188
- 远去的身影 金 涛/196
- 编编写写几十年

——谈叶至善的科普创作思想 陈天昌/202

第一读者

- 科普编辑的前辈至善先生 郑延慧 詹以勤/209
- 时刻追求创作的新意

——记叶至善同志 郑延慧/221

- 编读叶至善先生的书 汪家明/237
- 西府海棠掩映的小院 肖复兴/242
- 秋访叶至善 徐泽春/246
- 润物细无声

——记至善先生几次谈话 吴道弘/249

- 采访叶至善先生 邵静之/254

一位科普大师走了 杨虚杰/258

春天里温暖的水 肖复兴/264

好兄长至善 贺龄华/268

附：至善先生给贺龄华的信
温总理关怀重病中的叶至善先生 史晓风/272

至善先生最后一次住院探访记 商金林/275

老人河啊，你总是沉默！

——爸爸最后时光 蒋燕燕/289

鹤鸽之痛 叶兆言/296

我们送走了爸爸 叶小沫/298

4 写在《叶圣陶叶至善于校家书（1969～1972）》出版之时

——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集

叶小沫 叶永和/302

叶至善于校养牛 夏弘宁/307

追悼与唁电

讣告 生平 报道

挽词 华夏文化促进会 《出版史料》杂志社
刘杲 晓风 至美 邵盈午 郑延慧
李元 王湜华 沈培金

唁电

北京

上海

江苏

其他省市

叶至善部分著作单行本目录

静静的追思

——叶至善先生纪念集序

许嘉璐

转眼间，至善老离我们而去已经将近两年了。把他生前好友所写的纪念他的文字结集出版，将让更多的人再次回想起，进而让读了这本书的人知道并永远记住这位在编辑岗位上淡泊名利、默默耕耘了一生的老人，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今日之中国，人们正在渴望着中华传统美德回到生活中来，尤为必要。出版社和家属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自认为义不容辞，但是半年多来忙碌的程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想，一直拖到今天才得以坐下来静静地回忆往事，把万千头绪稍加整理，写成以下的文字。

至善老——在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里，大家都习惯称他为“叶老”。这是当面的称呼；背地里呢，则要加上一个“小”字，以区别于“老叶老”——小叶老的父亲，民进的第三任主席叶圣陶先生。

小叶老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记得他在1988年民进代表会议上当选副主席后作了简短致辞，说：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希望我的当选是因为我自己在民进工作的情况，大家认为我称职，而不要有任何别的原因，“不要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我尽心不尽心，称职不称职，要在以后的工作看”。他从来是不讲话则已，讲就讲真话、实话。那天，他

依然不用稿子，慢声细语，但是上面这番话，在代表们听来，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自然博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十年了，当时的情景犹如发生于昨日；至善老辞世也已七百多个日夜，时间过得的确快啊，但却难以磨去人们对他的记忆和怀念。

他如叶圣老一样，是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人。衣着朴实，生活朴实，做事朴实，文章朴实，说话朴实——站在他面前，再远离奢华的人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浮躁了。他在《父亲长长的一生》里开头写道：

饭要一口一口吃。这篇传记还得分成好几段，一段一段地往下写。给插页写说明的时候，我绷着一副编者的面孔，实在太吃力。现在写传记，请允许我回到做儿子的位置上，把父亲唤作“父亲”，把父亲的朋友唤作“先生”……所有的称谓都复了原，下笔的时候可以省却一些徒劳的思虑。篇名就用《父亲长长的一生》。父亲活到九十四岁，临终前，头脑尚不糊涂，这一生真活得够长的。这六百来字，就算作序。

明白如话，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一句虚言，诚为叶圣老所一贯主张的“我手写我话”的楷模。至善老当年在代表会议上所说的话，和这篇序一样质朴，如实道出胸臆，而话一经说出，就兑现，始终如一。

在他担任副主席期间，确实是尽了心尽了职的。所有工作会议和其他需他到场的活动他从不缺席，会上有意见就直言，无则沉默；讲话，就同《我是编辑》、《父亲长长的一生》这些书的标题和序一样，直白无饰，却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踏实，透亮，意味深长。他还和楚庄老（会里很早就习惯在其姓后也加个“老”字，叫着叫着，似乎忽然间

“楚庄老”现在竟也已八十初度了）共同负责开明出版社的指导、管理。他对出版社有一个最起码而又简单的要求：不赚亏心钱！这既是对全社的期望，也是对社里每个人的嘱咐，更是对当时不少出版社卖书号、出低俗书刊的批评。开明出版社的发展壮大有着他的心血在内啊。

民进的有些会议，特别是较大型的会，是要住在开会的地方的，但对老先生们则并不这样要求，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么。而至善老则总是和大家同起居，除了因为关心会务，也是为了能和大家，特别是和他的同龄同好者多聚聚，多聊聊。用餐时是他广泛接触朋友的最佳时间。他和张志公先生、楚老和机关里的一些老同志总会自动坐在一起，开一瓶他们中不知哪位带来的酒，边聊边饮。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最健谈的是楚老，其次是志公先生，而至善老却较寡言，总是兴味盎然地听着。他们那一桌是“全开放型”的，除他们几位是固定成员，其他座位则是“流水席”——凡能喝一口的都愿意来此坐一坐，以便听听长者酒后说出的“真经”。我也是常凑过去抿上一两口的人之一。我的酒量也就止于一两口。但是志公先生“认定”我“能喝”，楚老也总在一旁鼓动，所以我总不敢待坐终席。听前辈们“海聊”文化、教育、出版，历史、诗词、音乐，文坛掌故、民进的和自己的往事……扯到哪儿算哪儿，确实是一种享受。据说费孝通先生说过，他的社会学是在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的客厅里让雪茄烟熏出来的，意思是在旁听老师和朋友们的闲谈中获得了很多在课堂上听不到的“金鍼”。我想，民进的许多同志也和我一样，是抱着这种心理去“蹭”酒喝的吧，至少我是从中受益者。

至善老喜欢音乐。西方的，中国的，古典的，流行的，都喜欢听。相聚时，他常常边听人聊天边轻轻地哼着曲子，

因为声小，我多次想听清他哼的是什么曲，却始终没弄明白——旋律基本是在他心里回响着，既不妨碍别人说话，也不影响他的倾听。他曾给许多首西方歌曲（大多是他年轻时看过的影片主题曲）配上中国化的歌词，有时就配上古诗词，后来还出了一本《古诗词新唱》。

提到至善老对音乐的爱好，我总觉得欠着他一笔债。《古诗词新唱》出版后，他送给我一本，同时说：这些歌很好听，虽然是外国歌曲，填上古诗词也可以达情；为什么现在没人唱了呢？最好让人唱出去。我想，至善老年纪大了，和音乐界往来不多，现在和我谈起此事，恐怕有嘱托之意。我想了想，回答说：“这事我来办吧。”“就交给你办了？”事后我才领会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你办得成么？我先后找了几位歌唱家商量。他们的一致意见是：有钱恐怕也请不来愿意唱这类歌曲的；再说，对听众的吸引力也是问题。这无异于一盆冷水泼下来。原来至善老早已料到“唱出去”的难处，在我主动接下任务时，已经在怀疑我是否做得成。后来当我再和他说起此事时，心里颇惴惴，但他只平淡地说了一句：现在都讲经济效益。虽获谅解，而在我则至今不解：文艺应该多元化么，“西曲中唱”也是一种艺术，一种中西合璧的再创作，而且早已有之，怎么现在就没了市场呢？

我得以拜识至善老，在80年代后期，是民进提供的机缘。而我神交之，则还要早上几年。80年代初，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我协助朱德元帅之女朱敏写《我的父亲朱德总司令》。朱敏是我的老邻居、两家过从甚密，不但我们夫妇与朱敏伉俪要好，连孩子们之间也是好朋友。多年来我从朱敏一家口中断断续续听到不少关于朱老总的，在他们也许视为平常，却使我深受感动的事情。于是我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根据历史事实，搜寻记忆中的逸事，想

见朱德元帅的日常言行，写成全书。每写一节，就读给朱敏同志听，得到她的认可才算定稿。书稿交出去后，静候出版社的意见，不久责编反馈：总编辑已经看过了，认为很好，看得他都落泪了。总编辑者谁？就是至善老！当过了些年见到他时，有好多次我看着他那副慈祥 and 善、难见大喜大怒的面孔，曾设想他读那部书稿时的表情，一位心如止水的大家被革命前辈事迹感动的情景。——他和我的心相通始于昔日啊！但此事、此话我没有向老人家透露，始终没有透露——心里存着更好。

至善老从不谈自己。每次见面，问他，他才说说近来身体情况，在做些什么，而且总是轻描淡写的几句。他晚年有气喘病，以致后来不再喝白酒，只喝点啤酒。一次我问他：每次能喝一小听吗？——我是在拐着弯了解他身体的状况。“近来啤酒也不喝了，喝了就喘。”“您去医院了吗？”“老毛病了，没有办法治。”这是对劝他去医院的前提“拦截”。

他所住的平房年久失修，取暖不足，一冬天他都必须身着厚厚的毛衣和羽绒服伏案工作，足不出屋。为了重编《叶圣陶集》、编写《父亲长长的一生》，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冬复一冬地和阳光、和新鲜空气远离了，不能不说这是他身体迅速坏下去，特别是导致骨质极度疏松的原因之一。但是多年了，他从未和人说起，更没有向谁提出过任何要求。后来知道此事的同仁们极为感慨：50年代，叶圣陶先生一家把在苏州的祖屋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现在至善老住着已经破旧的公房，困难重重，却始终厚着衣、不出门来克服！后来经民进中央的努力，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住房问题终于解决了，但至善老此时已经因多处骨折和多种并发症住进了医院。我们去看望他时，故意大声祝贺他：出院后就可以住进新居了，阳光充足，室内暖和……他还是以一贯的

天真的笑容回答我们，双唇微动，似乎在说：谢谢！但我们心里不免自责：晚了，晚了好几年！如果他的居住条件早点改善，也许还可以为后人多留下一笔精神的遗产。

这十年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老一辈，冰心先生走了，赵朴初先生走了，柯灵先生走了，陈舜礼先生走了，张志公先生走了，潘承孝先生走了，至善老也走了……大自然的规律竟然不理睬人类的感情和愿望，但人类却可以用人事弥补大自然的“不足”，贯穿在老一辈为人、做事中的魂将由后来者传递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沉下心来，静静地追思），一代代踏在前辈的肩膀上向精神的高峰攀登（这就需要踏实、朴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朴老、柯灵老、陈舜老、志公老、承孝老、至善老……一位也没有走。我再次体味到中国人常用的一个词——“永垂不朽”涵义的深邃！

2008年2月17日

恭记于日读一卷书屋

回忆至善兄

史晓风

我与叶圣陶先生的长公子至善兄“相识盛年时，深交鬓已丝”。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天，叶先生邀我到 he 家里吃饭，第一次见到英挺练达的至善兄，叶先生给他介绍说，“他也属马，比你小十二岁”；又给满子姐（至善嫂）介绍说，“你的同乡，浙江余姚人”。嘱咐“多做点家乡菜招待他”。这时候，看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几位领导同志进来，我站起来打招呼，刚要离座去沏茶送水，叶先生一把拉住了我，要我坐下。坐在一旁的至善兄察觉了我的困惑，悄悄对我解释说：“今天你也是父亲请来的客人。来的都是客，没有职务的高低，没有年岁的大小，一律平等，所以父亲不让你去做接待工作。”我还是有点不安，对至善兄说：“那我就到书房里去把叶先生的茶杯拿来吧。”至善兄又制止了我，说：“父亲早就准备好了招待客人的茶具。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他自己也用同样的茶具，不用 he 平时专用的杯子。”正说着，服务员端上茶来，每人一盏带托盘的细瓷盖碗龙井茶，特别醒目的是碗盖正中那个钮儿的空间里，放着一个大小很合适的小圆硬纸片，纸片上叶先生亲自用毛笔恭楷分别写了每位客人的姓氏，并且亲自指挥送到每位客人手里，我接过来的是一个遒劲浑厚的“史”字，临走的时候，我把它拿下来装进皮夹子里，保存了好多年，可惜在乱糟糟

的年代里丢失了。当时，至善兄还对我解释说：“父亲精心安排茶具，一是献茶的时候，等于一一介绍了客人；二是饭后再用茶的时候，不会交叉使用别人用过的茶具。”

入席的时候，叶先生要我坐在他身边，亲手给我斟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陈绍，夹了一块又肥又嫩的“白斩鸡”，说：“都是你家乡的。”叶先生话不多，但三言两语就把客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气氛活跃起来。只有我，当着这么多领导同志的面，不免有点拘谨，叶先生怕冷落了我，借着一位湖北同志讲到黄鹤楼，就吟了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问我：“晓风！下面呢？”我就照着私塾老夫子的腔调声情并茂地吟诵起来：“此地空余黄鹤楼。……烟波江上使人愁。”叶先生一边听，一边拿着象牙筷子在左手手心里打拍子。听完以后，竖起大拇指，冲着大家说了三个字：“中学生！”又问当时也在上中学的大孙子三午：“你们能吗？”我赶忙说：“我只是初中毕业。高中还是上的夜校，数理化都不行。”至善兄大概为了消除我的自卑心理，插话说：“不看文凭看水平。我也是个中学生，也是店员、编辑出身。听说你很用功，上学不多，读书不少。父亲夸你字写得比我好，我要向你学习。”几句话，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呼呼的。

从那天起，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成了叶家的常客，几乎成了叶氏家族中的一员，同至善兄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90年代初期，我“超期服役”四年以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一时有点“没着没落的”，向至善兄“取经”。至善兄说：“要身闲心不闲。要勤用脑，多动笔。”我说：“我一定向你学习。”本来我想写些回忆文字，当时考虑难度较大，就把那些素材在记忆库里封存了起来，正好有一个整理晚清史料的机会，就一头扎进了故纸堆，一干就是十年。2004年5月有了初步成果。我把一套刚出版的样书给

至善兄送去，他很高兴，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我一定仔细看”。几个月以后，他告诉我：“你点校整理的《恽毓鼎澄斋日记》，一百二十万字我都看了，文言文居然没有一处断句错误，也没有错别字，这在‘无错不成书’的今天，特别值得称道。等我写完《父亲长长的一生》，腾出手来写篇书评。”

2004年10月底，我应邀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大会，并且讲了一个多小时的“往事”。我把封存了多年的记忆库打开了，蹦出许多鲜活的素材，“发言”只用了百分之几。会后给至善兄通电话，他饶有兴味地听我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素材，连声叫好，迫不及待地说：“赶紧写下来，寄给我，我找报社给你连载。”

在至善兄的鼓励 and 帮助下，我一口气写了十几篇回忆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原稿的总标题是《一辈子受用不尽——在叶圣陶先生身边四十年》，是从学生的角度写的，从2005年1月4日到24日在《北京青年报》副刊上陆续发表了八篇，每篇都经过至善兄精心修改，并把原来的副标题改为总标题，说：“这样，题材可以广泛些，不必篇篇都想着当时对自己有没有直接的教育意义。”我怕过多地增加他的负担，怕他累着，提出是否一个星期给他一篇，他说：“我很有兴趣做这件事，不觉得累。一个星期至少给我两篇，写满十万字，我找出版社给你出书。”

“有其父必有其子”，至善兄不但文章写得好，改文章也是一把好手。我在机关里也算是个“笔杆子”，有点虚名，其实不过“文通字顺”而已；改别人的文稿，往往不是“从宽发落”，便是改得“面目全非”。至善兄是尽量顺着我的思路改，尽量保留原文，只是作些删节和语序上的调整，增加几个关键词和点睛之笔。我那个搞古文献研究、对

语言文字很挑剔的大儿子，有一天忽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看了《叶先生的写诗填词》，语言特别精炼，准确，很到位。”我说，“这里有你至善伯伯的功劳”。的确，这是至善兄最费心力修改的一篇，也是经他修改发表的最后一篇。

《叶先生四次扣动“扳机”》一文，至善兄称赞（他的称赞是很“吝啬”的）说：“这篇构思很新奇。四枪贯穿了我父亲的少年、壮年、老年、暮年，时间跨度近八十年。”接着就问：“第三次，你打靶回来，父亲要你……”我说：“做三遍。”他说：“你记性真好！我想问你，当时你把枪带到办公室没有？”我说：“没有。”他说：“这一点你得向读者交代清楚。”我说：“是。”立即在头脑中的词汇库里选出“纪律”、“交回”、“不过夜”、“虚拟动作”等关键词，准备遣词造句，插入适当地方。为了掩饰我的迟钝，说了句：“看来这里还得费点笔墨。”至善兄笑笑说：“不难。我替你加上了。”原来，至善兄在“我一丝不苟地”与“做了三遍”之间加了“比划着”三个字，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我和至善兄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有默契，有许多共同语言。写回忆叶先生文稿的时候，我给自己订了三条守则：一是亲见亲闻亲历，力求真实。时间、场景、人物、思想、感情、语言等细节不虚构，不文饰；二是“小题大做”，从小事说起，扩展到较大的方面；三是“让事实本身说”，一般不多加议论，即使讲点心得体会，也力求用当年的真实思想，不拿后来的和今天的认识移植到历史上去。我问至善兄：“你看好不好？”他说：“这三条很重要。我写《父亲长长的一生》，大体上也是这么做的。但要真正完全做到，很难很难。”我说：“我已经初步体会到写回忆文字的艰辛了。我在回忆父亲的时候，有一段文字：‘1937年，我七岁，有一天，祖母要我父亲代她写一封信给我姑姑，父亲口授：